

碧海云霞
◎吴有涛

狼山禅寺

◎方述怀

晨曦初破，轻纱般的晨雾悠然缭绕于狼山脚下，仿若天地间最温柔的笔触，轻轻勾勒出一幅梦幻的画卷。悠扬的钟声，穿越时空的壁垒，引领着心间细雨轻盈起舞，洗净尘世的喧嚣与浮躁。

狼山之巅，广教禅寺巍然矗立，其内供奉着众多名扬四海的菩萨圣像与深邃广博的佛门真经。寺院的每一砖一瓦，皆似老方丈身披的庄严袈裟，沉静而庄重，透露着岁月

沉淀的智慧与慈悲。

山峦之上，树木葱郁，灵物栖息在枝头，蝉鸣悠悠，河流潺潺，带着自然的韵律，宛如一条吟唱着禅意的清流，缓缓绕过山脚，流向远方。

银杏古树与古朴庙宇相依相偎，历经风雨洗礼，仍屹立不倒，它们仿佛是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共同见证了岁月的更迭。当树梢轻触云端之时，双手合十，祈愿世间和平与安宁。

踏上狼山，前来拜佛的善

男信女们，心中定然怀揣着对南黄海壮阔景色的无限遐想，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深切祈愿。他们将这份虔诚与期盼，寄托于每一次的祈祷与跪拜中，期待在潮起潮落之间能够收获心灵的慰藉与生命的启迪。

山风轻拂，风铃声在缆车里和山道上回响，虔诚者仍在顺势登高前行。在这条通往心灵净土的道路上，每一步都充满了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

算二十四点

◎施正辉

近日，看到一个年过花甲的奶奶与才上完一年级的孙女坐在四仙桌旁，拿着扑克玩算二十四点。这个场景，勾起了我的回忆与思索。

在游戏或比赛项目中，算二十四点是比较传统的，打记事起一直伴随着我的生活。有时，自己闲起来也会拿起扑克独自玩一通。上了一定年纪的人群中，只要有点运算基础的，基本都玩过算二十四点。52张扑克纸牌，参与者随机均分，随即同时亮牌，以牌点为数，通过四则运算谁最先算成二十四点为赢家，最后输光所持牌者为输家。这种游戏，在我们孩童时代，玩伴相宜，亲子也可，乐此不疲。

现在，手机游戏种类非常丰富，挖地雷、接小龙，有些游戏我们见所未见，不太敢或不太愿再接受和玩耍。在手机自带游戏中，有算二十四点的软件，我调查了一下，基本没人玩。我自己玩过数次，算不出来可以有提示，意欲速达者有时缺了耐心，就会懒得思考，查找手游

上的算法。偶尔，我在手机上玩玩算二十四点，因为自我觉得属于自控不足之人，就干脆卸了软件。

以扑克牌作为工具，进行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游戏或比赛，对于提高心算水平等肯定是有益的。在担任启东市体育局局长期间，我曾策划开展算二十四点比赛。讨教一个数学特级教师，他给出的答案是，绝对是好事，且一定会大力支持。启东有姚记扑克生产基地，产品质量好，市场占有量高，与公司里的朋友商量，觉得组织算二十四点比赛具有可行性，表示也会出力相助。遗憾的是，2015年，县级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合并，一纸调令，使得组织本地乃至省级或更大范围内的算二十四点比赛的设想搁浅至今。

十多年前，我曾去美国、俄罗斯等国家考察学习，顺便到超市商店买点东西，营业员结算价格不用心算，连很简单的运算都得借助计算器，同行者都觉得惊讶。反观现在，基本普及的智能手

机中自带计算器，很多人存在心理依赖，懒得心算。就像以前开车出门，认路是基本功，现在托付给导航。这都是一种以人失去某种能力简单依赖现代科技成果为代价的“进步”。

扑克的玩法挺多，比大小（谁会被吃掉）、接小龙、争上游、四十分、八十分、拦猪牵羊、桥牌、德州扑克等。现在特别流行掼蛋，很多地方都成立了掼蛋协会，作为体育+文化的新颖载体，各级赛事不断，而且走出了国门。近日，看到一个朋友的微信圈留言，倡导掼蛋进大学、进中学、进小学。可我依然坚持认为，算二十四点进校园或作为青少年的游戏，更需大声呼吁与积极提倡。

算二十四点的远离或回归，时间会给出答案。人们的理性干预力度决定着算二十四点是否沦为小众所好甚至绝后的非遗式存在。我希望算二十四点能像《两只老虎》《小兔子乖乖》等儿歌一样，老幼喜欢，代代相传。

江海风情

◎明思践悟

捕蝉

◎明思践悟

夏日午后，阳光如火。我回到乡下老家，看到烈日下蔬菜萎靡不振，就用水桶提水，一瓢一瓢地浇灌着它们。树上蝉鸣声此起彼伏，天越热它们叫得越欢，无比亢奋，不知疲倦。在蝉鸣的声浪中，我那童年捕蝉的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

捕蝉是我童年的乐趣，七八月，正是“高蝉多远韵，茂树有余音”的季节，也是我们欢度暑假的时候。那时的暑假没有校外辅导班、没有夏令营，也没有五彩斑斓的电视、手机可看，而捕蝉、捉蜻蜓、抓青蛙是我们最好的玩乐。中午等大人午睡后，我溜出去找小伙伴一起捕蝉。我们拿起捕蝉工具——一根长竹竿，一头缠着小网兜或蜘蛛网，循着蝉鸣声寻找那些总藏在树丛中的小生灵。一旦发现蝉的踪迹，我立马用手指压嘴唇，发出“嘘”声，示意大家不要动。“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说的就是这种状况。蝉如果在小树上，我就悄悄靠上去，伸出右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上去，左手协同配合把它牢牢抓住；如果在高高的大树上，我就小心翼翼伸出竹竿，用有网的那头慢慢向蝉靠近，接近时快速用力一扣，蝉没来得及飞走就被网住，在伙伴的协助下逮住蝉。我们虽很用心、很努力，但多数做的是无用功。因蝉警惕性高，往往在我们快得手时被发现，它迅速起飞，转眼就消失了踪影。

蝉体长不足一寸，浑身呈黑灰色；大大的脑袋，两只眼睛好像油菜籽那样油光晶亮，凸显在头顶两侧；一对白色透明的翅膀薄如轻纱，紧贴身体两边，犹如穿上漂亮的婚纱；后身有明显的灰褐色条纹，尾部尖小。蝉前面四条小腿抓住树皮，不时还舞动着，后面两条大腿控制身体起降，并随时准备后蹬起飞。蝉一旦被抓住会发出“吱吱吱”的叫声，这好像是在哀鸣，也好像是在向同伴发出求救信号。

捕到蝉，我们用预先准备好的棉线拴着它的脖子或大腿，然后牵着线头放飞，可蝉怎么也飞不高、飞不走，因被拴着线，牵在我们手中，就如孙悟空有再大的本事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看到那被系上线极力挣扎着的蝉，飞过来撞过去，我们高兴着、兴奋着，蝉已成为玩乐取笑的玩物。有时我们也会失误，如系蝉的线系得不紧或线结开了，蝉经过一番苦苦挣扎，发出“吱——”的一声飞走了。那长长的一声，好像在向我们告别，又好像在讥笑我们，更好像是对我们折腾它的愤恨和责骂。我们十分惋惜地看着它向空中、向远处飞去，渐渐变成一个小黑点，最终消失于视线中。吃一堑长一智，此后再捕到蝉我们就格外细心，把线头系紧系牢，有时干脆狠心剪掉翅膀，让它无法再飞，只能在地上爬行。

我们玩够了就把蝉带回家，系在凳腿上。蝉失去了自由，趴在地上，不吃不喝，也不鸣唱，睁着双眼用无声的沉默表示着抗议。有时被家里养的鸡发现，那可是惨不忍睹。鸡们争先恐后闪电般地飞奔过来，将蝉叼起撕碎吞入肚里。

蝉的幼虫生活在黑暗的地下几年甚至十几年，好不容易等到夏天来到光明世界，寿命也只有3个星期。它们是“大自然的歌手”，一到世上就把最美妙的歌声献给人们。它们具有顽强的毅力和乐观的心态，哪怕生命再短暂，只要活一天，就不惰怠、不伤感。这是多么乐观的情怀，怎能不受到人类的尊重！

年少时，我不知捕了多少只蝉，有的侥幸逃脱，有的成为鸡的“美餐”，有的被活活玩死。现在看来那时是多么残忍、多么无知，回想起来倍感惭愧。告别了童年，我再没捕过蝉，现在我不仅不捕，而且也教育儿孙们要爱惜动物、爱惜细小生命。

如今，我静立于小菜园之中，耳畔回荡着阵阵蝉鸣，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深深感慨。蝉，这个夏日的“小歌手”，正以其生命之歌向我们揭示着大自然的无尽奥秘。

芬芳
一叶